

贵州基于“千万工程”经验的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理论机制与转化路径研究

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2025 年 6 月

摘要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高度谋划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贵州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生态资源禀赋卓越、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潜力大，但目前大部分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对贵州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综合路径及其实现机制阐述有限。本研究梳理借鉴“千万工程”成功经验，研判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聚焦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堵点难点，提出贵州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建议。主要有以下结论：

一、“千万工程”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经验启示：一是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资源禀赋功能。要精准挖掘生态资源潜力，发展生态旅游和特色农业，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打造生态品牌；二是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产业载体功能。要推动产业绿色转型，培育生态产业集群，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和美丽经济发展；三是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空间承载功能。要优化城乡生态空间，完善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四是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产权属性功能。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健全生态补偿机制，创新绿色金融模式，激活生态资源资产。

二、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存在的主要问题：贵州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上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禀赋优势，但生态环境脆弱性高，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人才资源短缺，制约了生态资源的高效转化与价值实现。同时，生态旅游、绿色农产品等生态产品面临国内外同质化竞争严重、市场辨识度不高等的困境，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贵州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有效转化。

三、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议：一是培育数字新动能，驱

动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东数西算”国家工程，推动数字技术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建设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实现农产品全流程溯源；开发数字能碳管理平台，提升企业节能减排效率；构建智慧旅游服务体系，优化游客体验；建立数字化人才培养机制，为产业转型提供智力支持。二是深挖民族特色，赋能文化农旅资源价值转化。着力打造差异化特色化生态文旅品牌，建立传统文化数据库；创新开发“非遗+”系列旅游产品；打造沉浸式生态体验项目；培育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 IP，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三是强化合作机制，构建绿色创新发展大格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格局，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政策资源；创新“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区共建”的合作模式；搭建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落地应用。四是完善制度体系，健全引导激励保障机制。完善价值实现制度体系，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纳入地方性法规；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估标准体系；创新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监督考核制度，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目录

摘 要	I
1“千万工程”经验中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1
1.1 生态产品价值内涵辨析及实现机制	1
1.2 浙江“千万工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模式	5
1.3 “千万工程”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浙江经验	12
2 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	14
2.1 江口县：念好山字经，系统谋划全域旅游	14
2.2 兴义市：攻坚石漠化修复治理，构筑绿色发展本底	16
2.3 湄潭县：一片茶叶“接二连三”结硕果	18
2.4 小孟园区：产业园区化、园区生态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20
2.5 雷山县：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护航绿水青山	21
3 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SWOT 分析	23
3.1 优势（Strengths）	23
3.2 劣势（Weaknesses）	24
3.3 机遇（Opportunities）	26
3.4 挑战（Threats）	27
4 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议	28
4.1 培育数字新动能，驱动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	28
4.2 深挖民族特色，赋能文化农旅资源价值转化	29
4.3 强化合作机制，构建绿色创新发展大格局	30
4.4 完善制度体系，健全引导激励保障机制	31

1 “千万工程” 经验中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擘画、部署推动的重大决策，为浙江探索出一条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的科学路径，其成功经验深刻蕴含并有效实践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机制。本部分通过辨析生态产品价值内涵、剖析“千万工程”中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贵州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有效的路径借鉴。

1.1 生态产品价值内涵辨析及实现机制

1.1.1 生态产品价值内涵辨析

生态产品是指自然系统提供的对人类有益的要素、服务和条件的总和，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价值。2010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生态产品定义为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水源、清洁的土壤和宜人的气候等产品。近年来，随着对生态产品系统化的研究，学术界不仅对生态产品的理解有了较大发展，并积极拓展了其内涵与外延。201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提出，生态产品是良好的生态系统以可持续方式提供的满足人类直接物质消费和非物质消费的各类产出。刘伯恩等认为生态产品分为两大类：一是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气候调节系统以及舒适宜人的自然要素，二是包括对物质与文化产品传统生产方式的改造与升级，即以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方式实现物质与文化产品的供给。张林波等将生态产品划分为生态系统生物生产和人类社会生产共同作用提供给人类

社会使用和消费的终端产品或服务，包括保障人居环境、维系生态安全、提供物质原料和精神文化服务等人类福祉或惠益，是与农产品和工业产品并列的、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活必需品。综上所述，当下对于生态产品的界定在主体上延续《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定义范围，此外，还囊括了非使用价值，如美学、文化遗产、科学研究、精神享受和存在价值，具体可概括为权益化的生态调节产品、感知的生态文化服务和优质的生态物质产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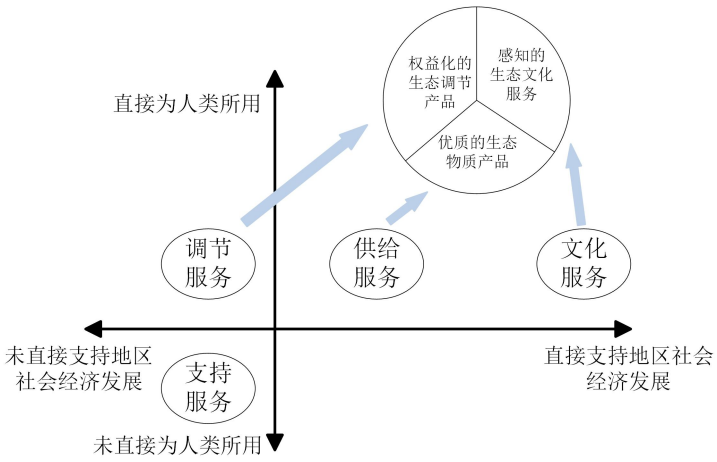


图 1 生态产品的定义与内涵

1.1.2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一个复合的概念体，主要涵盖以下几种模式。

（1）生态产业化

生态产业化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种，主要应用于产权归属较为明确的私人生态产品。该模式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一般会采取原生态种养模式提高产品的生态底蕴；运用先进技术开展精深加工，开拓生态产品的价值链和产业链。生态产业化主要涉及以下

三种形式：文化服务产品的开发，生态物质产品的开发和生态品牌溢价。文化服务产品的开发主要包括生态旅游、休闲游憩、健康疗养、自然教育、美学欣赏、艺术灵感和房地产景观增值等具体方式。生态物质产品的开发主要包括自然提供的各种物质原材料和人类劳动生产的绿色农产品、林业产品、渔业产品、畜牧业产品等。生态品牌溢价是通过打造生态品牌的方式，将这类生态产品的价值附着在一些有形的物质产品上，由此提升物质产品在市场交易中的价格，产生的溢价也就是生态产品价格的体现。目前常见的生态品牌有生态旅游品牌、康养休闲品牌、绿色农产品品牌、绿色畜牧品牌、区域公用品牌等。

（2）产业生态化

产业生态化是指传统第一、二、三产业依照“绿色、循环、低碳”的产业发展目标，积极发展绿色生态科技，革新生产技术和水平，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能耗、排放和环境污染，增强生态效益，促进产业逐步绿色升级。由于涉及的产业范围广、产品种类多，该模式可以大幅降低传统产业生产的负外部性，有效促进生态产品保值增值。产业生态化转型是目前使用较为频繁、起步较早、经验较丰富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

（3）绿色金融创新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其方式的创新可以拓宽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的渠道，鼓励更多资本参与生态产品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也有助于绿

色、节能环保、新能源技术的进步。具体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等。以绿色信贷为例，创新举措有以生态权益或产品订单为抵押物的生态贷、以生态信用为基础的生态信用贷等。

（4）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指政府或社会组织为弥补生态产品的供给区域或主体因资源开发或环境保护而受到的利益损害，向其提供利益补偿的措施。生态保护补偿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种方式：纵向生态补偿、横向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纵向生态补偿是由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方式，基于行政能力的强制保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专项基金、政策倾斜等非市场途径对生态产品的提供者给予合理补偿。我国政府开展的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就是一般转移支付的重要方式。

（5）生态资源权益交易

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是在生态资源稀缺且产权归属明确的前提下，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转化为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生产要素，充分利用市场交易机制实现其价值变现。目前我国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的实践探索多集中在某些区域内的排污权、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交易和绿化、清水增量责任指标。这些权益在产权的界定和归属上较为清晰，且使用主体和受益群体容易确定，生产与消费关系清楚明朗。在相关市场发育良好的情况下，产权所有者可直接与使用主体、受益群体开展生态资源权益的交易，价格由买卖双方协商决定。

（6）生态资源权益交易

生态资源产权流转模式是指具有明确产权的资源通过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产权流转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增值的过程。生态资源的产权流转一般选择流动性能较弱、市场交易困难的资产（如林地产权、土地产权等），通过规模上的集中整合和产权结构上的拆分细化使其可以在金融市场上自由买卖。在此过程中，产权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经济生产，获得更高的市场价值。这些方式为生态产品的持续供给和生态保护提供了经济激励和制度保障，成为市场机制下生态产品价值链闭环的重要补充,共同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全面实现与可持续发展(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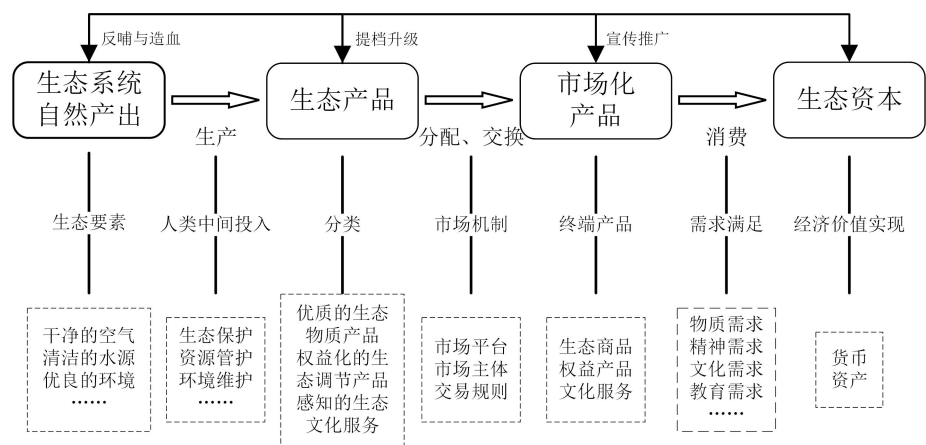


图2 生态产品价值链闭环

1.2 浙江“千万工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模式

“千万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实践源头。20年来，浙江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推进，创造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实践范例。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同时，凝练了一系列的典型经验模式。

1.2.1 依托村庄特色推动生态资源变现——生态产业化模式

浙江依托山水人文等特色资源，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化，在自

然系统承载范围内，推动产业与生态深度融合，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打造出众多特色生态产品，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新昌“唐诗之路”：绍兴市新昌县通过生态赋能及文旅融合，成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山绿民富之路。2022年，绍兴市新昌县接待游客429.5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2.2亿元，增速分别居绍兴市第一和第二。**一是挖掘诗路内涵。**深入挖掘浙东“唐诗之路”的生态文化内涵和独特魅力，以诗歌为纽带、风景为载体打造自然与人文相融合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示范带，盘活全县的生态旅游资源，加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二是活化诗路价值。**以特色资源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陆上“唐诗之路”和水上“唐诗之路”为线，通过农村生态环境整治和文化资源挖掘，打造一大批唐诗文化特色村，把梦中的诗意变成美丽的实景，让美丽风景变为美丽经济。**三是融合诗路文化。**创新“文创+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成立“全国唐诗之路”发展联盟，落实浙东“唐诗之路”，利用“唐诗之路”主题线路优势，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等完整产业链，为文旅产业助推百姓共富注入新动能。

安吉“两山合作社”：为破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五难”瓶颈，湖州市安吉县率先试点“两山合作社”模式。借通过鉴商业银行“分散式输入、集中式输出”理念，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经营管理平台，通过对碎片化生态资源的规模化收储、专业化整合、市场化运作，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最后一公里”。**一是资源收储与登记。**开展全县自然资源调查与确权登记，摸清生态“家底”，确保各类资源权益得到公平合理分配。

二是要素整合与交易。搭建“资源交易所”云交易平台，对山水林田湖草以及农村宅基地、集体用地、闲置老屋等零散式、碎片化生态资源进行统一经营开发与管理，盘活生态资源价值。**三是价值实现与反哺。**建立如安吉白茶、安吉冬笋等公用品牌体系，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并反哺于当地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支撑高质量绿色发展。截至 2022 年，两山合作社已累计策划形成生态产品（项目）158 个，成功转化各类项目 30 个，吸引和带动社会资本投资近 175 亿元。

1.2.2 融入绿色基因铸就产业升级——产业生态化模式

浙江大力践行产业生态化理念，积极引导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大力培育新兴生态产业，促进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成功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河山镇“园区低碳化”：嘉兴市河山镇紧紧围绕“一核一轴一带三片区”的镇域空间发展结构，推进工业兴镇战略，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24 年 12 月，嘉兴市河山镇被评为浙江省低（零）碳乡镇。一是**深入推进园区低碳化有机更新。**结合全市工业园区有机更新，倒逼高碳低效企业整改到位、主动淘汰或异地搬迁，实现退散进集、退低进高。推动园区建筑材料循环化、建造低碳化，建设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加强清洁能源开发与利用，推动园区低碳化发展。二是**以数字平台推动能源低碳高效利用。**浙江晶通塑胶有限公司作为嘉兴市市河山镇新材料生产领域的龙头企业，积极探索“智能制造”新模式。有力解决大规模清洁能源接入，并完成 PVC 弹性地板产品碳足迹认证和产品 31%的循环利用认证。三是**全面提升域内绿色低碳经济水平。**大力推动镇域内制造业资源循环利用，提高产品生产率和能源利用

率。桐乡市同德墙体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开展技改工作，技改项目实施将该公司的处理能力由年消纳建筑垃圾 25 万吨提升至 60 万吨年产量达到 16000 万块标砖新型墙体材料，推动建筑装修垃圾源头减量，促进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练市镇“产业低碳转型”：湖州市练市镇坚持以低碳发展引领，通过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工业经济绿色发展，打造零碳水上服务区，持续完善水上服务区绿色低碳功能。2023 年 12 月，被评为浙江省首批 A 等级低（零）碳乡镇。一是深入推进“园区外无企业”。以大东吴产业园、高新孵化园为重点，鼓励园区外优质企业整合重组入园，探索“回购+自改”的“腾笼换鸟”模式，累计新淘汰“低散乱”等落后产能企业 200 余家，盘活用地超 400 亩，节约土地指标超 200 亩。二是加快产业集聚提升。针对喷水织机行业，严格按照“淘汰关停一批、搬迁入园一批、整治提升一批”整体要求全面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截至 2024 年底，共整治提升 9 家，搬迁入园 18 家，关停 107 家。三是狠抓传统产业升级。做实“产业链”培育，打造优势产业集群。通过以企引企、互学互比等方式，推动由传统“制造”向绿色“智造”集群转型发展。同时，在招引新型产业方面，将单位能耗增加值、单位排污权增加值等指标纳入企业准入考虑，促进工业经济绿色发展。

1.2.3 引金融活水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金融创新模式

浙江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通过撬动金融“活水”，打通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和价值转化的双向通道，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模式。

开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模式”：衢州市开化县地处钱塘江源头，森林覆盖率达 81.12%，拥有全球保持最原始、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原始森林，是 17 个具有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意义的关键地区之一。多年来，衢州市开化坚持生态立县，通过撬动金融“活水”，打通生物多样性保护利用和价值转化的双向通道。**一是扩展最大范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创新推出“乐居相伴”“安居贷”等金融产品用于“生态搬迁”“产村整合”，累计提供 11.95 亿元信贷支持。制定发布国内外首个《银行业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指南》，开展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探索。**二是打造最大程度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创新“生态价值权益抵押”模式，推出“GEP 贷”“绿金相伴”等绿色金融产品，为 17 个村集体发放贷款 1600 万元，用于清水鱼养殖、油茶基地改造、山林抚育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和品牌效应显现，“开化龙顶”品牌价值提至 33.5 亿元。**三是丰富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资主体。**实施钱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工程，开展中法国家公园合作建设项目——钱江源头保护与美丽城镇互促发展示范项目，成功引入 14 亿国际资金和 EOD 试点金融支持，打造生物多样性促共富的“开化模式”。

1.2.4 以经济杠杆撬动生态保护——生态补偿模式

浙江在生态补偿建设上成果斐然，补偿政策持续完善，补偿范围不断拓展，补偿方式日益多元，监测评估持续强化，在生态补偿工作上呈现出先行先试、纵横结合、生态富民、法治保障等特点，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提供了有力支撑。

青山村“水基金”：杭州市青山村附近的龙坞水库建于 1981

年，常年为青山村及周边村庄提供饮用水。2014 年，杭州市青山村以龙坞水库水源地保护为契机，创新推出了“善水基金”，为治理水源地面源污染、提升水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一是**创新引入信托模式**。以信托合同的方式约定利益分配，建立市场化、多元化、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基金累计投入 100 万元，集中科学管理龙坞水库周边关键林地 1000 亩，有效消除汇水区内农业面源污染，恢复竹林至最佳水源涵养状态。二是**持续开发产业和市场运营**。成立水基金运行主体晴山生态农业公司，通过销售生态农产品、开办民宿等方式，持续增加村民收益，村民再将每年收益的 5—10%回馈给“善水基金”。三是**多业态并发**。杭州市青山村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引进各类业态近 30 家，开设生态体验与自然教育课程，发展艺术创意、非遗手工艺研学、运动疗愈、生态旅游以及特色民宿。2022 年，村集体收入达到 77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增至 4.89 万元。

“新安江模式”：中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始于新安江。安徽、浙江两省通过资金补偿、对口协作等方式建立多元化补偿关系，推动新安江生态治理，其被称为“新安江模式”。其主要做法如下，一是**建立权责清晰的流域横向补偿机制框架**。试点实施方案突出新安江水质改善结果导向，基于“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共识，以原环境保护部公布的省界断面监测水质为依据，通过协议方式明确流域上下游省份各自职责和义务，实施水环境补偿，促进流域水质改善。二是**加强流域上下游共建共享，打造合作共治平台**。联合编制了《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分别建立多个层级联席会议

制度，加强信息交流。三是**实施新安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治理**。强化水源涵养和生态建设、强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强化工业点源污染治理、强化城乡垃圾污水治理。自 2012 年以来，浙皖两省接续开展了三轮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新安江模式”已在全国 23 个省域、27 个流域复刻推广。

1.2.5 以市场化机制盘活林业资源——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模式

浙江在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方面积极探索，通过搭建综合交易平台、完善交易规则，有序推进碳排放权等各类交易，不断扩大交易范围、持续创新交易模式，有力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激活了生态经济发展新动能。

衢州“林权流转”：围绕“林改四问”，按照“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的思路，衢州市各县（市、区）不断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创新“一股份两平台”模式，贯通林地流转收储交易全链条。引导林农以林地经营权入股村级合作社，6 个县（市、区）全部成立国资公司作为流转收储平台，以数字化管理贯通农村产权交易和林业强村富民系统。一是**推动林权股份合作**，将原本零散的小山整合为大山，实现规模化经营。二是**优化收储流转服务**，通过“1+N”的模式提升林地的增值空间。三是**创新共享林事服务**，确保林业服务能够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惠及广大林农。四是**打造林业标准地**，促进林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工业化、互联网思维经营林业”，实现林业产值的最大化。五是**构建共富联结机制**，确保林农收益实现“保底+递增”，让林农切实享受到改革带来的红利。截至 2024 年，衢州市全市林业总产值更是突破了 600 亿元大关，有效带动了山

区 1.8 万林农实现了就业，人均年增加工资性收入达 5000 元。

1.3 “千万工程”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浙江经验

浙江以“千万工程”为载体，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动摇，始终注重把“生态资本”变成“富民资本”，依托绿水青山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因地制宜推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形成了可供借鉴参考的实践经验。

1.3.1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资源禀赋功能，打造生态产品金名片

浙江精准发掘生态资源的经济潜力，依托丰富的生态与人文资源，成功打造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生态产品品牌。一是深耕生态旅游品牌化，立足山水生态优势，通过差异化开发与业态融合，打造特色旅游目的地。例如，武义县依托秀美山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等业态，吸引大量客流；淳安县则将千岛湖成功升级为 5A 级景区，并巧妙融合精品民宿、果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塑造了享誉中外的综合性旅游品牌。二是推动生态产品产业化，瞄准市场需求，将优质生态资源直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实体产品，形成了以安吉白茶、高山蔬菜、生态甲鱼等一批高收益的农业产业；以粮食、白茶、竹业、果蔬、水产养殖等特色主导产业为主，形成生产基底、龙头企业、批发市场一体化建设，打造了“良种推广-农业生产-精深加工-品牌销售”完整产业链。三是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估算机制，制定出台全国首个山区市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技术办法，通过制定激励政策和评价指标体系，为价值实现提供坚实制度保障。这些实践印证了将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生态产品，是实现生态经济价值最大化的重要路径。

1.3.2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产业载体功能，培育生态产业集群

浙江坚持绿色发展，将现代经营理念深度融入发展实践，成功培育了一批绿色产业集群。一是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循环化改造，实施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坚决关停规模小、污染重、竞争力弱的“低小散”企业，推动产业向“规上工业”集聚发展，从而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例如，浦江县针对水晶产业“肆意污染、无序发展”的乱象，启动“一区多点”水晶集聚园区建设，通过引导企业入园、实施统一治污、推动产业升级，不仅重塑了产业竞争力，更显著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成功探索出一条绿色转型之路，为同类地区提供了示范性经验。二是通过搭建产业园平台、招引知名企业等举措依托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等美丽品牌，大力发展美丽经济，吸引环境适宜性企业落户发展，促进优良环境与生态经济共生共荣。例如，长兴太湖图影旅游度假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引进上海资本打造太湖龙之梦乐园，融合动物世界、海洋世界等多业态，形成大型旅游综合体品牌。

1.3.3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空间承载功能，构建城乡美丽家园

浙江从人居环境整治入手，系统构建绿色发展空间格局，为生态价值实现提供美丽载体。一是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通过重点解决浙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垃圾收运处置、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问题，提升了农村生态承载力和生活品质。二是注重“生态+”设施建设，通过陆续建设推广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生态型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生态游步道、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点等，将基础设施本身融入生态价值链条。三是打造农村“美丽

庭院”，鼓励村民利用房前屋后、废弃地等打造具有生态功能和审美价值的小景观，美化环境，为生态研学、民宿等业态提供载体。

1.3.4 充分发挥生态系统产权属性功能，打通资源变现路径

浙江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激活生态资源要素市场，健全生态资源资产化机制。一是健全生态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明确乡村生态要素的权、责、利关系，通过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林权制度完善等方式创新所有权权益实现形式，实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扩权赋能。二是推广生态补偿机制，在流域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耕地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等领域率先开展实践，形成了分类与综合兼顾、横向与纵向协调、政府与市场结合、激励与约束并举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其中，湖州市安吉县探索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有效盘活生态资产价值，拓宽融资渠道。三是发挥绿色金融先行省份的优势，建立了绿色生态和低碳转型项目库及企业库，创新推出“GEP 贷”“两山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开创中国首例以生态产品的预期收益作为还款来源发放的“生态贷”，为浙江生态价值转化注入了强劲动能。

2 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案例

贵州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始终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本部分聚焦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创新实践成果，系统梳理其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修复、绿色金融等关键领域形成的代表性案例。

2.1 江口县：念好山字经，系统谋划全域旅游

案例背景：铜仁市江口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地处武陵山腹

地、湘黔渝旅游金三角核心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太平镇位于铜仁市江口县中北部，地处武陵山脉主峰地段梵净山腹地（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镇近 70% 面积被列为各类自然保护区范围。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生物区系成分复杂，珍稀濒危种类丰富，是孑遗植物的避难所和濒危动物的栖息地。2018 年，在巴林麦纳麦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梵净山获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 13 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主要做法：铜仁市江口县太平镇把发展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相结合，按照全景式打造、全季节体验、全产业发展、全社会参与、全方位服务的思路，变一山独大为多元发展，全面加快全域旅游发展步伐，开拓出一条乡村旅游促扶贫的新路子。**以点带面，促“一枝独秀”向“全域联动”发展。**按照“旅游统筹，景城一体，全域推进”的产业提升发展思路和“抓龙头、连金线、带亮点”的全域旅游工作路径，坚持以全域旅游为抓手，在全镇精心打造景区景点、精心培育特色旅游商品品牌、精心建成乡村旅游特色村寨，推进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和服务的全面提升。寨沙侗寨未开发前村民收入渠道仅仅为砍柴烧炭、梵净山抬滑竿，人均年收入 4800，从事旅游业后人均年收入达 3.85 万元，生活环境和收入水平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以创新驱动，促“资源依赖”向“创新转型”发展。**全力打造特色村寨，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提升打造梵净山 5A 级旅游景区，以及亚木沟、云舍 2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寨沙侗寨 1 个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带动梵净山村、寨抱村走上旅游致富路。推动旅游资源共建共享，整合梵净山生态、民俗、红色文化等资源，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实施“1+N”村寨提级改造工程，引导村民以房屋入股经营，实现资源变资产、农家变旅馆、农民变股民。云舍村采取多方共同投资开发模式，组建“半耕半演”的演出队伍，表演龙灯、茶灯、傩戏等民俗节目。全村 68 户农户发展餐饮及住宿服务，800 多名群众参与乡村旅游，人均收入达万余元。2020 年，云舍村接待游客 30 万余人，实现旅游收入 2944.5 余万元。以产业融合，促“单一业态”向“多元互动”发展。稳步推进梵净山景区大门外移及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沿线景区景点，保护传统村落与民族村寨，实现“农村”到“景区”的转变。整合农村资源、劳动要素及闲散资金入股经营主体，将返乡高校毕业生和优秀青年培育为电商“主力军”，借助网络渠道推广农特产品与旅游产业。探索“政府+公司+旅游协会+农户”的互利共赢机制，让农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和股东。

2.2 兴义市：攻坚石漠化修复治理，构筑绿色发展本底

案例背景：兴义市地处黔、滇、桂三省（区）结合部中心地带，属滇桂黔喀斯特石漠化片区的中心区，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石漠化是我国岩溶地区当前最突出的生态问题，兴义市也是石漠化问题最突出的区域之一。为此，兴义市委、市政府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通过开展营林造林绿色行动，国土绿化工作，以及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长江、珠江防护林建设、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全市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长

足进步。

主要做法：兴义市委市政府把生态建设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自上而下统一思想认识，全面加强生态修复保护，构筑绿水青山的百年大计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本底，让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让群众有更多的幸福感。

一是攻坚石漠化修复治理。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开发，秉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理念，深入实施“三统一，六结合”措施，即实行山、水、林草、田路、电、气为重点的统一规划；实行以小流域为单位的统一综合治理；实行不同气候为区域的统一开发；把恢复天然植被与因地制宜开发特色种植相结合，把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把石漠化治理与有害生物防治相结合，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与增加农民收入相结合，与生态扶贫工程相结合。经过10多年生态治理，石漠化山头变绿，石头山成绿水青山，2024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73.28%，还推动旅游发展、带动就业创业。

二是全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兴义市抢抓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际山地旅游城市的契机，坚守两条底线、推动脱贫攻坚，旅游扶贫先行先试，规划建设了万峰林旅游扶贫创新示范区。以万峰旅游集团为龙头，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让贫困户以土地、山林、房屋等资源和“特惠贷”资金入股，参与利率分红，紧扣旅游扶贫主线，形成了“产业支撑、市场推动、合理开发、生态保护、内外共治”的旅游减贫新模式，探索出一整套可供借鉴的旅游减贫模式和范例。

三是产业结合打响国际品牌。兴义市旅游以山水风光、温润气候、乡愁乡韵、特

色风物为特色，走上了世界山地旅游的舞台。2015年10月，首届国际山地旅游大会落户黔西南，作为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唯一一个以山地旅游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峰会，当地将其打造为一个开放、广阔、包容、高端的交流合作平台。到2024年，兴义市延续“文体旅融合、高品质生活”主题继续举办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将户外运动产业与康养产业相结合，打造“康养+”的旅游模式，在北纬25度线上打造“康养天堂”，让兴义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康养旅游目的地。

2.3 湄潭县：一片茶叶“接二连三”结硕果

案例背景：2017年初，遵义市湄潭县紧抓机遇、集聚力量申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竭力打造茶产业发展完整生态扶贫链。2020年10月，以建设“全国山地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茶产业转型升级引领区”为发展定位的贵州湄潭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式获得认定授牌。产业园涉及湄江街道、永兴镇、兴隆镇等3个镇（街）12个村，农业人口11.2万人。通过不断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竭力为经营主体服务，已基本形成以茶旅一体为主要形式、以中心茶区为重要节点、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中间纽带、以扣紧利益联结为有力举措的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的“湄潭模式”。2019年12月，贵州湄潭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获得授牌，正式跻身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行列。

主要做法：遵义市湄潭县因地制宜将茶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实施“质量安全、基地提升、品牌打造、市场拓展、茶旅一体”五大工程，茶产业发展按下了“快进键”，跑出了“加速度”，

迈向了“高质量”。紧扣优质稻+、辣椒、烤烟等特色农业产业，抓住育良种、建基地、抓龙头、创品牌四大关键环节，围绕实施农村“三变”改革，不断完善和强化“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特色产业规模优势明显，产业扶贫带动效果明显，带动全县农户增收致富。一是添活力，经营主体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扎牢群众“致富网”，积极探索“农商联盟”“龙头融入”等发展模式，将农村闲散资金、资产入股产业园等新型经营主体统一规划运营，盘活农村沉睡资源和闲散资金，推动企业和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突出重点企业示范引领，重点建设了以贵州遵义茶叶交易中心、贵州茶叶精制中心和贵州茶树良种繁育中心为代表的引领性茶全产业链发展工程。规划建设贵州茶树良种繁育中心，引种、品比的全国良种达 100 个以上，年出苗 2 亿株，辐射、带动周边良种育苗面积 5000 多亩。打造智慧茶业科技示范园，推进智能大棚快速繁育茶苗创新技术、茶园物联网种植技术、茶园监测技术，促进新技术集成应用，创新了智慧农业、生物农业、“互联网+现代农业”等新型业态。建成茶业物联网技术中心，覆盖茶园 10 万余亩，实现病虫害实时监控和茶园 24 小时在线监测。二是强支持，服务政策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大金融政策支持，依托金融机构搭建流动资金平台、茶产业创新孵化服务平台等服务机构，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缓解贷款难、融资贵等问题。建设了物联网公共平台，为园区经营主体提供数据存储、接入、查询、分析等服务。三是兴业态，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链条升级。围绕生态种植，推进老旧茶园改造提升和高标准茶园建设。以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为主体，

依托湄江街道、永兴镇、兴隆镇等十数万亩茶园，规模流转农户茶园，打造西南山区绿色生态农业的典型模式。围绕加工贸易，以湄潭绿色食品产业园为建设载体，打造加工核心园，形成以茶加工、茶食品饮料制造、茶保健品制造、茶农资四大板块为主导的茶产业加工体系；打造商贸核心园，发展成辐射西南地区的茶产业交易与展示中心。围绕茶旅融合，依托园区内 4A 级景区、农旅一体化园区、“四在农家”美丽乡村等优势旅游资源，将散落的茶文化旅游景点串点成环，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2.4 小孟园区：产业园区化、园区生态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背景案例：小河-孟关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小孟园区”），是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核心产业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99 家，主要集聚在约 17 平方公里范围内，工业规模总量占全市 30% 左右。2011 年启动创建“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到 2020 年 2 月通过生态环境部、商务部、科学技术部联合验收考核，贵阳市小孟园区近 10 年的生态化历程，再一次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金科玉律。

主要做法：贵阳市小孟工业园区成功建成西南地区首个国家生态工业园，成为贵州省、贵阳市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引擎、驱动创新思维不断涌现的前沿阵地，吸引人力资本加速累积的巨大磁石换成概括的做法。一是**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产业体系加速形成**。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狠抓主导产业生态化，着力链接延伸生态产业链条，产业结构由初期较为单一的航空工业和工程机械两大产业

体系发展为以高端装备制造、大数据、大健康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多元产业体系。二是**狠抓环保治理，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通过实施“碧水”、“蓝天”、“绿地”工程，大幅增加服务园区的污水处理厂数量，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升级生产工艺，降低污染排放，空气质量优良率稳步提升。绿地率、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稳步提高。三是**创新管理机制，生态监管水平逐步提升**。推进环境管理智慧升级，投资 1200 万元建设集大数据管理、固体废物交易、应急管理、信息公开、大数据应用分析为一体的生态环境大数据管理平台。通过建立覆盖全面、技术先进的“水、陆、空”智慧环保管理平台，大大提升园区环境信息化及环境大数据管理能力。四是**强化设施配套，生态空间向内扩容升级**。在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期间，共投入 530 亿元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实施 42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 88 个产业项目。先后获得“国家军民结合（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国家级荣誉称号。生态化的“小孟工业园区”，成为贵州省、贵阳市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带动区域经济迅速发展的强大引擎、驱动创新思维不断涌现的前沿阵地，吸引人力资本加速累积的巨大磁石。

2.5 雷山县：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护航绿水青山

案例背景：2020 年 2 月，黔东南州雷山县被国家发改委列为生态综合补尝试点县。黔东南州雷山县守绿换金，积极整合各渠道生态补偿资金，加大对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居民的补偿力度，不断释放国家生态综合补尝试点政策红利。按照“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给雷山县居民更多补偿空

间，补偿金发放带动了林农增收，惠及数万户农户。

主要做法：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补偿机制做法多样且成效显著。建立公益林、退耕还林等补偿机制，提高补助标准，激发群众护绿积极性，实施商品林停伐补偿与森林管护酬金补偿。落实水域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成立专门机构打击破坏行为，并探索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积极协调凯里市等下游县、市参与，建立跨区域河流协同治理，上下游保护补偿制度。创新碳汇认购模式，引导群众自愿认购，同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生态保护区内发展，通过农业产业补贴等，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一是创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构建政策性森林保障体系——以森林生态保护为核心，通过财政专项投入 149.13 万元，对保护区外 49.71 万亩公益林实施全额投保，实现了政策性森林保险在公益林领域的 100%全覆盖。**二是实施涉林直补。**出台《雷山县国家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建立绿色发展财政奖补机制，将退耕林地列入森林抚育林业补贴政策，积极推进公益林补助资金兑现。确保政策兑现资金能够及时地兑现到林农户手中，促进“林业增绿、农民增收”目标，2024 年，兑现年度生态护林员管护补助、退耕还林资金、公益林效益补偿、天然林管护等涉林直补资金 2298.87 万元，占总资金量的 86.03%，惠及群众 2.65 万户 8.32 万人。**三是全面落实生态护林员政策。**积极向国家、省、州争取生态护林员指标向雷山县倾斜，县生态护林员指标逐年递增，由 2016 年的 205 名扩大到 2021 年 2002 人，每人每年获得 1 万元护林补助，护林补助资金发放率 100%。建立了以村集体为责任主体的生态管护关系，根据生态区位、管护状况等情况，

建立公益林补偿标准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增绿、护绿的积极性。

3 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SWOT 分析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路径。本部分运用 SWOT 分析法，系统剖析贵州省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具备的内部优势（Strengths）与劣势（Weaknesses），以及面临的外部机遇（Opportunities）与挑战（Threats），旨在为其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决策支撑。

3.1 优势（Strengths）

生态资源禀赋卓越。贵州省地处西南腹地，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独特，兼具生物多样性、地形地貌复杂性和气候适宜性，形成了以喀斯特地貌为核心、森林与水系为骨架的生态体系。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水丰富，雨热同季。全省年平均气温在 15℃ 左右，气候温和湿润，适宜多种生物生长，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良好的气候基础。贵州河流众多，处于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全省水系顺地势由西部、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分流，水资源总量达 1062 亿立方米。以上优秀的自然地理条件孕育了贵州省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全省有维管束植物 9982 种，其中列入国家 I 级保护的珍稀植物有冷杉、银杉、珙桐、贵州苏铁等 16 种；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有脊椎动物 1053 种，其中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珍稀动物有黔金丝猴、黑叶猴、黑颈鹤等 15 种，还有药用植物 4419 种、药用动物 301 种。贵州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61.51%，湿地、草原等生态系统多样。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生态旅游、中药材种植等绿色产

业提供支撑；高森林覆盖率增强了区域碳汇功能，使得贵州成为全国重要的碳汇基地。

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在国家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政策指引下，贵州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制定了《贵州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行动方案》等专项规划，明确了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承担起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使命。在此基础上，贵州积极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开展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试点，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完善了纵向和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纳入补偿依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协作、共建园区等方式，推动生态产品供给地和受益地之间的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积极探索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机制，通过建立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开展碳汇、水权、排污权等生态资源权益交易，推动生态产品市场化。

品牌与产业链初具规模。贵州省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生态农业，推进 12 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通过采用原生态种养模式、提高农产品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提升生态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旅游产业发展优势巨大，利用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积极发展生态旅游和民族文化旅游，打造特色生态旅游带、培育生态旅游市场经营主体，推动生态产品与旅游、文化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通过实施“一镇一特”产业培育计划、建设特色田园乡村等方式，促进城乡生态资源的盘活和利用。

3.2 劣势（Weaknesses）

基础设施存在短板。贵州省的地形以多山为主，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较大，虽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的整体布局，但部分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存在“断点”，接乡镇、村寨的支线公路等级偏低、抗灾能力弱、覆盖深度不足，网络连通性有待提升。**农业方面**，贵州生态农业以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为核心，受复杂地形和地质条件限制，农业生产仍以人力和小型机械为主，大型农机难以施展，制约了规模化经营。**产业方面**，产业链条延伸不充分，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薄弱，产品附加值低；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配套环节发展滞后，导致产品损耗大、市场半径受限。**旅游方面**，景区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设施欠缺，智慧旅游覆盖不全，部分景区旺季接待能力不足，住宿、餐饮、购物、卫生等设施的数量与品质有待提升，连接景区的“最后一公里”交通有时不畅。

生态环境脆弱性高。贵州大多地形破碎、坡陡谷深，地表土层浅薄且持水性差，生态系统稳定性弱，抗干扰能力低，极易引发水土流失，加速石漠化进程，目前全省石漠化面积占喀斯特地区总面积的 28.3%，严重制约生态功能的正常发挥；其次，气候敏感性强，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旱涝灾害频发，使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面临双重威胁；此外，贵州喀斯特地区土壤形成速率极慢，植被一旦破坏，生态系统难以自然修复。脆弱的生境条件不仅限制了生物多样性，也使得高环境要求的产业难以落地，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这种高脆弱性的先天劣势，使得贵州对生态环境要求较高的产业难以布局，限制了生态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相关领域人才资源短缺。贵州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限制，生态环境领域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不足，特别是在生态

资源资产评估、环境权益交易等新兴领域，专业化人才缺口更为突出。在生态资源确权登记、动态监测、价值评估等基础性工作中，专业人才培养建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生态产品深加工技术研发、绿色品牌培育、市场化运营等关键环节，专业技术人才的匮乏导致创新动力不足。尤其是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金融支持、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复合型人才短缺使得“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效率大打折扣。

3.3 机遇（Opportunities）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为绿色转型带来新动能。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要求，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针对贵州发展面临的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正式赋予贵州省“西部大开发综合改革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等战略定位，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注入强大动力。

区域协调战略合作为生态产品带来新市场。经过先期探索合作，贵州与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就业、教育、医疗、产业项目、乡村振兴等方面合作发展上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机制，打开了合作路径，迸发了更多的可能性。用好“万企兴万村”、

东西部协作等重要战略手段，精准对接广东和大湾区消费市场需求，共同建立发布黔货入粤名优产品目录，帮助贵州有效整合资源，促进毕节市鸡蛋、六盘水“跑山猪”、安顺蜂糖李、铜仁抹茶、遵义黔北麻羊、黔东南蓝莓等带有大山风味的贵州优质土特产被更多、更大市场认可，推动绿色生态产品走出贵州，走向全国。

美丽贵州建设要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突破。2024 年，贵州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全面推进美丽贵州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美丽贵州建设目标，重点围绕持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创新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等六大领域发力。这一战略部署以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为统领，着力破解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瓶颈。一方面，通过健全生态保护补偿、环境权益交易等制度创新，为生态价值转化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重点培育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3.4 挑战（Threats）

生态旅游同质化竞争严重。从区域层面看，作为西南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贵州与云南、四川等周边省份在地理地貌属性、民族文化等旅游资源方面存在高度相似性，区域竞争日趋激烈。从省内发展来看，贵州省内的生态旅游同质化竞争严重。省内众多景区资源深度开发不足，生态观光与浅层民俗体验成为标配项目，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主题模糊。缺乏有特色、有影响的集自然风光与体现本地人文风情的文旅消费集聚区。创新型旅游产品稀缺，文旅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文化产品内涵不足，具有创意

性少数民族特色商品不多，导致文旅消费吸引力不高。这种高度相似的旅游供给难以形成持久魅力，削弱品牌辨识度。此外，游客过度集中热点区域，对当地脆弱生态环境构成威胁，背离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宗旨。

绿色贸易壁垒增加出口成本。随着全球环保标准不断提高，绿色贸易壁垒对贵州省生态产品出口的制约效应日益凸显。以茶叶出口为例，作为贵州省传统优势出口产品，近年来在国际市场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欧盟、日本等主要进口国不断提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使贵州茶叶原有的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实施的环保法规（如欧盟的 FSC 森林认证、美国的《复合木制品甲醛标准法案》等），显著增加了出口合规成本，这些措施带来的认证成本高、流程复杂、中小企业参与度较低等问题都阻碍了贵州省生态产品的出口，制约了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大。

4 贵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建议

本部分立足贵州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 SWOT 分析结果，借鉴浙江“千万工程”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方面的先进经验，深入探索其与贵州省情的结合点，提出契合贵州实际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为贵州践行“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供科学可行的实施路径与策略建议。

4.1 培育数字新动能，驱动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深化数实融合赋能绿色转型。充分发挥贵州大数据先发优势，以建设“东数西算”工程为抓手，加速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兴技术与生态产业深度融合。依托人工

智能的广泛赋能效应，聚焦贵州重点工业（如有色、煤矿、白酒、磷化工等）、交通、建筑等领域的绿色低碳化改造与能效提升，加速产业结构向低碳化、高端化跃升。**二是推动特色产业绿色低碳发展。**鼓励引导贵州各市州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如黔中城市群、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区等），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绿色数字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如提升“数智黔乡 1+3+N”应用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推动生猪、肉牛、蛋鸡等农业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黔南州旅游平台试点建设并全省推广，构建多层次智慧旅游标准体系。**三是强化关键领域人才技术创新。**聚焦贵州生态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需求，加强数字化、绿色化协同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布局，重点突破数字化能碳管理、电力数字孪生（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智慧农业（服务特色高效农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交易数字化等核心技术，促进创新要素高效汇聚，建立双化协同校企联合培养机制，为贵州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的复合型人才。

4.2 深挖民族特色，赋能文化农旅资源价值转化

一是筑牢文化根基赋能生态农旅。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的原则，大力支持特色村寨实施特色民宿、医药康养、传统手工艺、生态渔业等产业项目。强化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智慧与传统农耕文化的系统性挖掘与保护，依托特色文化品牌加强非遗活化利用，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非遗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二是拓展沉浸式生态农旅消费场景。**积极推动传统村落空间与现代旅游需求深度融合，打造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五感全开”的沉浸式体验。通过场景化设计，将乡村的空间、

文化、生活方式等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具有沉浸感、体验性、互动性的消费场景。创新“体育+非遗+旅游”模式，如“村超”“村BA”等民间赛事。设立融合传统农事活动、非遗技艺展示、生态知识传授的“活态农耕体验点”，并配套建设苗绣、侗布、银饰、蜡染等非遗工坊。**三是全力打造乡村独特IP。**找准特色产业及发展模式，打造农文旅特色IP。深入挖掘民俗文化、饮食文化、工艺文化、建筑文化和红色文化等文化资源，打造农文旅特色品牌。增强公众的文化和文物保护意识，提升乡村文化和农文旅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4.3 强化合作机制，构建绿色创新发展大格局

一是强化各级支持政策整合协同。继续发挥国家部委对贵州政策支持、技术指导与资源调配的相关机制，将国家各部委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成果与政策经验在贵州进行推广试验，如生态环境部门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模式、林业部门提出的林草碳汇项目、自然资源部门提出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办法、财政部门提出的生态补偿办法等，在贵州进行经验整合，形成多部门会同作战、优势互补、联合攻关、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二是加强跨领域跨区域合作。**充分利用脱贫攻坚的有效机制、制度基础和国内外联系，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出发赋予新的开放与合作内容，完善贵州与生态文明领域专家学者及机构的合作机制，将适合贵州的研究成果运用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具体实践中，吸引相关企业、机构、组织、个人参与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开展项目合作，探索政府、企业、农民与公众深度合作的新模式。

三是集成绿色技术转化平台。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集成创新发展道路，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空间结构，集成适合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技术、环保技术、绿色低碳技术等，充分利用西部先进地区科技资源优势，并吸引国内外技术创新团队开展先进绿色技术试验，搭建联合攻关平台。

4.4 完善制度体系，健全引导激励保障机制

一是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纳入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工作职责、政策、战略、规划，融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开发、环境保护、机构建设等，进一步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深入企业的规划、建设与生产过程以及社区的建设与公众的日常生活等。二是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包括调查监测、价值评价、经营开发、保护补偿以及相应的保障与推进机制，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市场主体激励制度、生态产业扶持制度、市场交易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基础性，以及法律法规、执法监督、追责赔偿等保障性制度与生态信用、消费引导、示范引导等引导性制度。三是及时固化成果。制定长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能力发展战略，将已经探索形成若干好的做法经验进一步总结提升，并进一步规范、制度化，形成具有贵州特色的制度成果。